

那鴻書-第二章

作者在第一節表現了一種很譏諷的描述，因為「看守堡壘」、「把守道路」、「挺起腰來」、「大大使力」，是亞述軍隊的首領在攻城的時候，向士兵發出的四種命令式口號。然而卻被打碎了，從歷史的進程來看，那打碎的人就是巴比倫和瑪代人。但從那鴻先知來看，巴比倫或瑪代波斯都是神手中的器皿，因為神才是歷史事件的創始成終者。

從以西結書 23 章的資料，我們知道亞述軍兵是穿藍色軍服，而巴比倫軍是穿紅色軍服的。因此第三節的勇士就是指巴比倫大軍了。「戰車在街上疾行，在廣場上來往奔馳」，眾多的巴比倫戰車在尼尼微街上、廣場內奔馳，反映巴比倫大軍已攻入城內了。「速上城牆，預備屏障」，是描述雙方短兵交戰，在城牆上展開肉搏戰。

從考古學上的發現，我們知道當時亞述發展出一套大規模的防洪計劃，包括建築了水壩和水閘，開闢蓄水池，甚至改變水道。因此「河閘開放，宮殿沖沒」，就表示巴比倫軍隊顯現打開了多個水閘，淹沒城中的許多地方，使城內的人無法防禦，甚至連宮殿也受到損害。王后被擄，宮女及居民都只顧逃命，喊叫也沒有人聽。如此混亂情況，自然有人趁機搶掠，金子、銀子、一切財寶都被搶掠一空。

尼尼微城面臨傾覆的日子，那鴻以「荒蕪、荒涼、全然荒廢」來形容這城的結局，與神在第一章發出的命令「你的名字必不再傳於後世」，形成呼應。而亞述士兵的「要看守堡壘，把守道路，要挺起腰來，大大使力」氣勢如洪的口號，與現時「人心害怕，雙膝顫抖，腰部疼痛，臉都變色」的驚慌失措的情緒，更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。

基督信仰的時間觀是以直線發展而行，有開始，亦有終結。從人類的歷史時間表去看，沒有一個國度是可以達至永恆的，最強盛的國家也有覆滅的一刻。因此，地上是沒有一種永恆的價值觀的，因為只要國度一旦轉變，普世的價值觀就會跟著轉變了。

天國的價值觀卻打破了這種觀念，天國的價值觀是永恆的，具有超越性。因此無論任何的年代，縱使信徒被打壓，宗教活動被禁止，但仍無礙天國價值觀的存留。我們所相信的福音，是天國價值觀的一部分，我們現在領受了，就成為天國的子民，享有天國的福份。因此，我們的行為，也應該與我們所領受的恩典相稱，也就是說，我們所踐行的，應該比普世的價值觀更高。

如果要別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主耶穌，而我們所表現出來的言行，比普世價值還差一截，那如何可以令人羨慕我們的信仰，更遑論可以見證神的榮耀。惟有我們放下主權，過一個「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」的生命，才可以過一個榮神益人的人生。